

LISHUTONG DE HOU BANSHE

# 李叔同的后半生



# 弘一法师

王昆华著



京华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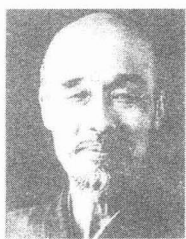


LISHUTONG DE HOU BAN SHENG

# 李叔同的后半生

# 弘一法师

王沈华著



京华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李叔同的后半生：弘一法师 / 王湜华著.—北京：京华出版社，2008.4

ISBN 978-7-80724-534-6

I.李… II.王… III.李叔同 (1880~1942) 一生平事迹 IV.B949.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49732 号

---

**著 者** 王湜华

**出版发行** 京华出版社

(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楼 2 层 100011)

(010)64243832 84241642 (发行部) 64258478 (传真)

(010)64255036 (邮购、零售)

(010)64251790 64258472 64255606 (编辑部)

E-mail:jinghuafaxing@sina.com

**印 刷** 北京竹曦印务有限公司

**开 本** 710 mm × 1010mm 1/16

**字 数** 300 千字

**印 张** 23 印张

**印 数** 0001~5000

**版 次** 2008 年 7 月第 1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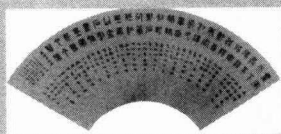
**印 次**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**书 号** ISBN 978-7-80724-534-6

**定 价** 39.80 元

---

京华版图书,若有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联系。



## 目 录

### 楔 子 /001

- 一、出家前的准备与安排 /012
- 二、为好友母亲写墓志铭 /016
- 三、剃度之前的居士生活 /018
- 四、爱徒李鸿梁深情探望 /023
- 五、众说纷纭的出家之谜 /027
- 六、弘一法师人生三层楼 /032
- 七、以殉教应流血答友人 /036
- 八、劝阻弟子潘天寿出家 /039
- 九、为弟子学画指点迷津 /042
- 十、吴昌硕诗赠弘一法师 /044
- 十一、与道侣一起超度黄犬 /048
- 十二、叶圣陶笔下的李叔同 /051
- 十三、撰写佛说无常经序言 /057
- 十四、闭门谢客而隐居修行 /064



## 李叔同的后半生

- 十五、法师佛门对待尘俗事 /066
- 十六、为谢绝缘务约法三章 /069
- 十七、元旦开笔书赠杨白民 /075
- 十八、为侍厨陈阿林作传记 /078
- 十九、在杭州上海衢州修行 /082
- 二十、交代化缘所得之用处 /087
- 二十一、法师严守律学二三事 /093
- 二十二、访上海旧居城南草堂 /097
- 二十三、1926年在庐山写经 /102
- 二十四、未能成行的归家之旅 /104
- 二十五、放弃刺血写经的念头 /109
- 二十六、少贴邮票即为犯盗戒 /113
- 二十七、首次遗嘱交给刘质平 /117
- 二十八、非同寻常的朴素生活 /121
- 二十九、平息灭佛逐僧之风波 /126
- 三十、为护生画集费尽心机 /130
- 三十一、法师与护生画集续集 /140
- 三十二、丰子恺赓续护生画集 /149
- 三十三、李芳远眼中的李叔同 /152
- 三十四、途经厦门与闽南结缘 /155
- 三十五、弘一法师的佛学理论 /157
- 三十六、重返杭州虎跑寺静养 /161
- 三十七、厘补并校点华严疏钞 /164
- 三十八、白马湖畔建晚晴山房 /168
- 三十九、旧友相聚时潸然泪下 /171
- 四十、听法会当众泣下如雨 /177
- 四十一、疟疾后法师元气大伤 /182



- 四十二、善始善终的弘一法师 /186
- 四十三、辑瀟益警训成寒笈集 /190
- 四十四、对芝峰法师寄予厚望 /197
- 四十五、发明推广听钟念佛法 /202
- 四十六、自治伤寒病于法界寺 /210
- 四十七、发表《人生之最后》演讲 /216
- 四十八、发表《改过实验谈》演讲 /220
- 四十九、立誓发愿弘扬南山律 /224
- 五十、为忠烈诗人韩偓立传 /230
- 五十一、表彰贫儿捐钱购宋藏 /238
- 五十二、身体力行整顿僧教育 /242
- 五十三、万寿岩念佛堂演讲词 /251
- 五十四、卧病泉州草庵立遗嘱 /256
- 五十五、大病初愈后致力弘法 /263
- 五十六、郁达夫拜谒弘一法师 /273
- 五十七、作运动会歌宣传抗战 /277
- 五十八、青岛湛山寺弘扬佛法 /282
- 五十九、为护法故，不避炮弹 /286
- 六十、高呼“念佛不忘救国” /291
- 六十一、为推崇佛法略释十疑 /296
- 六十二、佛法宗派及佛法学习 /304
- 六十三、以“应酬的和尚”自责 /311
- 六十四、徐悲鸿作法师半身像 /316
- 六十五、小学教育为育人之基 /324
- 六十六、倡言“念佛不忘救国” /329
- 六十七、悲欣交集，圆寂泉州 /340
- 六十八、绵延不绝的追思纪念 /353



## 楔子

李叔同于民国五年，夏历丙辰（公历 1916）年十一月底，只带着闻玉（他的侍仆）一个人，悄然离开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，来到西湖西南隅大慈山下的虎跑寺，住在客堂楼下朝南的一间静室里，按预定计划还早了一天，去实现他的断食了。

这年李叔同三十七岁，正在第一师范学校教音乐、美术。他的同事中最为相契的，莫过于夏丏尊了。夏丏尊虽比他小六岁，却又都是留日的，所以在师范学校同事的七年中，“晨夕一堂，相处得很好。”（夏丏尊：《弘一法师之出家》）当他俩刚同事时，一个三十出头，一个三十不到，可谓都是正当年。此时则夏丏尊亦已三十出头了。一次，夏丏尊从一本日本杂志上见到一篇关于断食的文章，说断食是身心“更新”的修养方法，自古宗教上的伟人，如释迦，如耶稣，都曾断过食。断食能使人除旧换新，改去恶德，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，……。夏丏尊读得津津有味，好像很受启发，还真萌发了亲身一试的想头。于是便拿杂志去给李叔同看。对他说：

“这里有篇讲断食的文章，很有意思，还讲得满具体的呢！”

李叔同接过杂志，从目录中翻捡到那篇文章，一目十行地溜了一遍后，流露出一丝还想深入读读的意思，便对夏丏尊说：

“的确很有意思，借给我拿回宿舍去再读读好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于是李叔同便脚步声如击鼓似的，大步流星地跑回了他的宿舍。

一读再读，细心钻研之后，为了还杂志，专门来到夏丏尊的宿舍，进门就对夏丏尊说：

“我已仔细读过了，还真是极有意义的事。以后有机会，我们不妨也来试试怎么样？”

“是啊！如能忙中找出空闲的话，确实不妨试试。”



## 李叔同的后半生



民初与夏丏尊在杭州祭孔仪式上。

但过了时日，校中又总是忙忙碌碌。夏丏尊又担任着舍监职务，还要兼教修身课，所以渐渐把这试验断食的事已抛诸脑后。一到放假时，又忙于收拾行李回家，所以还是没想起这事。

而李叔同悄悄安排停当，真的去虎跑寺断食了。

他的原计划是：一日下午赴虎跑。上午闻玉去预备。中食饭，晚食粥、梅干。二日、三日、四日，粥、梅干。五日、六日、七日，重汤、梅干。八日至十七日断食。十八、十九日、二十日，重汤、梅干。廿一日、廿二日、廿三日、廿四日，粥、梅干、轻菜食。廿五日返校，常食。廿八日返沪。

李叔同结果比原计划提前了一天就上了虎跑。而全过程则比原计划缩短了几天。

李叔同的这次断食，是一生中的转折关键。虽还不是正式出家，皈依佛门，但从此以后，他自己觉得脱胎换骨过了，所以用老子“能婴儿乎？！”之意，竟改名到李婴。虽然仍照常教课，依旧给人写字，表面上看好像一切又恢复了正常，没有任何与以前不同的地方，甚至据夏丏尊的观察，这以后所读的也还只是些宋元人的理学书和道家的书，但事实上已进一步打开了通往佛门之路。

从阳历年假到阴历年假，本来就很近，而这年的正月初一已是阳历的二月三日，相距还稍远。一放大年假，夏丏尊又匆匆回家了，并未注意李叔同的去向。谁料李叔同还是没有回上海的家，却又一次上了虎跑。“因为他在那里住过三星期，喜其地方清静，所以又到那里去过年。他的皈依三宝，可以说由这时候开始的。”（夏丏尊《弘一法师之出家》）

李叔同断食后，曾专诚去马一浮先生家走访，向马一浮诉说了虎跑寺的环境如何如何的幽静，泉水又如何如何清醇，寺中和尚们对来客的关心照顾又多么精心细致等等，所以给马一浮留下了至为深刻与美好的印象。不久，他的朋友彭逊之想求他介绍个清静的住所，彭逊之是位对《易经》等都有极深造诣的人，又正初发心愿，想修习佛学，所以马一浮便介绍他到虎跑寺住，还为他写了封信给李叔同，信中说：

昨游殊有胜缘，今晨入大慈山，入晚始归，获餐所馈上饌，微妙香洁，不啻净土之供也。长水大师起信论疏笔削记，善申贤首之义，谨以奉览。故人彭君逊之，耽玩羲易有年，今初发心，修习禅观，已为请于法轮长老，蒙假闲寮，将以明日移入，他日得与仁者并成法侣，亦一段因缘尔。

李叔同得信时，已在旧历的小年夜，他本人也已住在虎跑寺，与彭逊之一见，当然至为契合。两人在寺中一同探讨佛教道理，既融洽，又高兴，多有心神相会之感，只觉得对方





对自己启发颇多，真有相见恨晚之叹。

彭逊之住寺时日无多，真多顿悟，所以在正月初八就叩见虎跑寺当家方丈，祈求削发为僧，当家方丈便请本寺二房住持法轮长老来主持彭逊之的剃度仪式。这也正是马一浮信中所希望的。但马一浮也没想到彭逊之向佛门会进展得如此神速。这主要当然要归因于彭逊之本人多佛根与虎跑和尚们的感化，其中李叔同与他的会心感应，自亦不可低估。

仪式举行得非常庄严肃穆。彭逊之的坚定与法轮长老的虔诚接引，都深深打动了李叔同的心。而事佛之心是来不得半点虚情的，了悟的程度也来不得半点勉强。所以李叔同尽管大为感动，当时他还只是拜了大房退居的老和尚了悟法师为师，法师为起法名为演音，号弘一，而尚未剃度出家，还只是居士。他在虎跑寺一直住到寒假结束，还是返回学校去教音乐、美术了。

当然，李叔同从寺中请了一尊佛像回来，供在自己的宿舍里，天天礼拜，念诵佛号佛经，并开始吃素，在项上挂起了念佛珠，不再看道家的书了。此时李叔同对夏丏尊说：

“现在要出家，还有种种难处。以后打算暂时以居士的资格修行，在虎跑寺寄住。暑假以后，我就不再来校教书了。”

“书还是来教吧！”

“我意已决！请不要再劝我了吧！”

“……”

夏丏尊此时真不知再说什么好了。

回想七年来，两人间可谓无话不谈。虽说他比李叔同小，但他的劝说往往是听的。七年中李叔同想离开杭州他去，就有过三四次，还不都是经他的劝说而又留了下来。可这次不同，看得出：李叔同遁入空门之心已决。七年来他更是深深了解了李叔同的秉性：慈悲为怀固然是他主要的一面，所以表现出他的诚笃、仁爱、厚容、安详；而耿介坚毅却是与之相辅相成的另一面，所以他严于律己，有时要求别人也严，自己提出要做的事，就一定要做到。所以夏丏尊这次也深信，离校事佛已是无可挽回之事。

夏丏尊也深悔以前就不该留他。要是头一次提出辞职就让他辞，或许倒不会遇到这些事了。他为今后学校生活中将失去一位良伴，难免自恨失言，李叔同也早已揣透了他的心思，所以屡屡以佛法好言安慰。而越安慰倒越发使夏丏尊伤感起来，对今后的寂寞深感不悦，一次竟对李叔同发狂言，想刺激他一下：

“这样做居士究竟不彻底。索性做了

□ 象造年早生先同叔李 □



一八九六年摄于天津。



## 李叔同的后半生

和尚倒爽快！”

李叔同没有回答。

不料这刺激，倒真起了激将法的作用。到了暑假，李叔同把书籍字画衣服等等，都分赠给了同事与学生、校工，孑然一身，只带了些布衣与几件日用品，径自上大慈山虎跑寺去了。

过了半个月，夏丏尊特别到虎跑寺看他，开门出来迎接他的，竟已是位身着海青，剃去短须，头皮光光的李叔同，赫然已是和尚了。

那天是大势至菩萨生日的第二天。李叔同微笑着对夏丏尊说：

“昨天受的剃度。日子很好，恰巧是大势至菩萨生日。”

夏丏尊不免感到太突然，所以无法还以微笑，而脱口说道：

“不是说暂时做居士，在这里住住修行，不出家的吗？！”

李叔同等夏丏尊稍稍定了定神，答道：

“这也是你的意思，你说索性做了和尚……”

“……！”夏丏尊无言以答了。断食的文章也是他先看了又专门介绍给李叔同看的；这回的正式出家当和尚，竟又成了他激将法激出来的。一步步发展神速，夏丏尊又都成了知情人、目击者，甚至是撺掇者，……而他自己却只是“能说不能行”的人，又有什么能力再来干预李叔同的皈依佛门呢？！他只有自耐寂寞，而对李叔同的升华为弘一法师，沙门演音，而由衷地深深敬仰了。

\*

\*

\*

李叔同在断食的那近一个月中，每天都作了简记，主要是记录减食到断食再到逐渐恢复饮食的这些日子里，生理心理上都有哪些反应，以及那些天中还做了些什么事。本来是不想公之于众的，所以文词至为质朴。最多只让至为关心他的挚友们看一看，以便了解他。当然，也不无劝本具佛根之士，也能顺着他的做法，来断食，从而达到新境界，皈依佛门。所以这篇《断食日志》，很快便在他的朋友生活之中广为流传开来。现在，这篇《断食日志》已成了深入了解弘一法师的最重要资料之一，所以在这部“大传”的楔子中，就必须提供给看官们，以便籍此锁钥，来打开法师的精神世界。全文如下：

### 断食日志

丙辰新嘉平一日始。断食后，易名欣，字儆同，黄昏老人，李息。

十一月廿二日，决定断食，祷诸大神之前，神诏断食，故决定之。

择采村井氏说：“妻之经验，最初四日，预备半断食。五日、六日，粥、梅干（腌梅子）。七日、八日，重汤（米汤）、梅干。九日始本断食，安静。饮用水一日五合（即半升），一回一合，分五六回服用。第二日，饥饿烧胸，舌生白苔。第三、四日，肩腕痛。第四日，腹部全部凝固，体倦就床，晨轻晚重。第五日，同，稍减轻，坐起一度散步。第六日，减轻，气分（氛）爽快，白苔消失，胸烧愈。第七日，最平稳，



断食期至此止。

后一日，摄重汤，轻二碗三回，梅干无味。后二日，同。后三日，粥、梅干、胡瓜（黄瓜），实入吸物（汤或清汤）。后四日，粥，吸物，少量刺身（生鱼片）。后五日，粥，野菜、轻鱼。后六日，普通食，起床。此两三日，手足浮肿。

断食期内，或体痛不能眠，或下痢，或嚏。便时以不下床为宜。预备断食或一周间，粥三日，重汤四日。断食后需一周间，重汤三日，粥四日，个半月体重恢复。半断食服川千于（字错了是日文）（西药 Richine）。”

到虎跑寺携带品：被褥帐枕、米、梅干、杨子（牙刷）、齿磨（牙粉）、手巾、手帕、便器、衣、洒水布、川千示（字错了是日文）、日记纸笔书、番茶（日本粗茶）、镜。

预定期间：一日下午赴虎跑。上午闻玉去预备。中食饭，晚食粥、梅干。二日、三日、四日，粥、梅干。五日、六日、七日，重汤、梅干。八日至十七日断食。十八日、十九日、二十日，重汤、梅干。廿一日、廿二日、廿三日、廿四日，粥、梅干、轻菜食。廿五日返校，常食。廿八日返沪。

三十日晨，命闻玉携蚊帐、米、纸、糊、用具到虎跑。室宜清闲，无人迹，无人声，面南，日光遮北，以楼为宜。是晚食饭，拂试大小便器桌椅。

午后四时半入山（较预定时间临时有改动），晚餐素菜六簋（音葵，圆形食物容器），极鲜美。食饭二盂，尚未屦。因明日始即预备断食，强止之，榻于客堂楼下，室面南，设榻于西隅，可以迎朝阳。闻玉设榻于后一小室，仅隔一板壁，故呼应便捷。晚燃菜油灯，作楷八十四字。自数日前病感冒，伤风微嗽，今日仍未愈。目干鼻塞，喉紧声哑，但精神如常。八时眠，夜间因楼上僧人足声时作，未能安眠。

十二月一日，晴，微风，五十度。断食前期第一日。疾稍愈，七时半起床。是日午食粥二盂，紫苏叶二片，豆腐三小方。晚五时食粥二盂，紫苏叶二片，梅干一枚。饮冷水三杯，有时混杏仁露，食小橘五枚，午后到寺外运动。

余平日之常课，为晨起冷水擦身，日光浴。眠前热水洗足。自今日起冷水擦身暂停，日光浴时间减短，洗足之热水改为温水，因欲使精神聚定，力避冷热极端之刺激。对于后人断食者，应注意如下：

一、未断食时练习多饮冷开水，断食初期改饮冷生水，渐次加多。因断食时日饮五杯冷水殊不易。

二、断食初期之粥或米汤，于微温时食之，不可太热，因与冷水混合，恐致腹痛。

余每晨起后，必通大便一次。今晨如常，但十时后屙放屁不止，二时后又打嗝儿甚多，此为平日所无，是日书楷字一百六十八，篆字百〇八。夜观焰口，至九时始眠。夜嗽多恶梦，未能入眠。

二日，晴和，五十度。断食前第二日。七时半起床，晨起无大便，是日午前十一时食粥一盂、梅一枚、紫苏叶二片。午后五时同。饮冷水三杯，食橘子三枚，因



## 李叔同的后半生

运动归来体倦故。是日舌苔白，口内粘滞，上牙里皮脱。精神如常，但过则疲□□(二字不清、或系“劳甚”)运动微觉疲倦，头目眩晕，自明日始即不运动。

晚待和尚念佛，静坐一小时，是日鼻塞，摹大同造像一幅，原拓本自和尚借来，尚有三幅，明后续□□(摹写?)。八時半眠，夜梦为升高跳越运动。其处为器具拍卖场，陈设箱柜几椅并玩具装饰品等。余跳越于上，或腾空飞行于其间，足不履地，灵捷异常，获优胜之名誉。旁观有德国工程师二人，皆能操北京语。一人谓有如此技能，可以任远东大运动会之某种运动，必获优胜，余逊谢之。一人谓练习身体，断食最有效，吾二人已二日不食。余即告余现在虎跑断食，亦已预备二日矣。其旁又有一中国人，持一表，旁写题目，中并列长短之直红线数十条，如计算增减高低之表式，是记余跳越高低之顺序者。是人持以示余，谓某处由低而高而低之处，最不易跳越，赞余有超人之绝技。后余出门下土坡，屡遇西洋妇人，皆与余为礼，贺余运动之成功，余笑谢之，梦至此遂醒。余生平未尝为一次运动，亦未尝梦中运动，头脑中久无此思想，忽得此梦，至为可异，殆因胃内虚空有以致之欤？

三日，晴和，五十二度。断食前第三日。七時半起床，是晨觉饥饿，胸中扰乱苦闷异常，口干饮冷水。勉坐起披衣，头昏心乱，发虚汗作呕，力不能支，仍和衣卧少时。饮梅茶二杯，乃起床，精神疲惫，四肢无力。九时后精神稍复元，食橘子二枚。是晨无大便，饮药油一剂，十時半软便一次，甚畅快。十一时水泻一次，精神颇佳，与平常无大异。十一时二十分食粥半盂，梅一个，紫苏一枚。摹普泰造像、天监造像二页。饮水，食物，喉痛，或因泉水性太烈，使喉内脱皮之故。午后四时，饮水后打嗝笃，食小梨一个，五时食粥半盂。是日感冒伤风已愈，但时有微嗽。是日午后及晚，待和尚念佛，静坐一小时。八時半眠。入山预断以来，即不能为长时之安眠，旋睡旋醒，辗转反侧。

四日，晴和，五十三度。断食前第四日。七時半起床，是晨气闷、心跳、口渴，但较昨晨则轻减多矣，饮冷水稍愈。起床后头微晕，四肢乏力。食小橘一枚，香蕉半个。八時半精神如常，上楼访弘声上人，借佛经三部。午后散步至山门，归来已觉微疲。是日打嗝儿甚多，口时作渴，共饮冷水四大杯。摹大明造像一页。写楷书八十四，篆字五十四。无大便。四时后头昏，精神稍减。食小橘二枚。是日十一时饮米汤二盂，食米粒二十馀。八时就床，就床前食香蕉半个。自预备断食，每夜三时后腿痛，手足麻木。(余前每逢严冬有此旧疾，但不甚剧[此注系李叔同原注])

五日，晴和，五十三度。断食前第五日。七時半起床。是夜前半颇觉身体舒泰，后半夜仍腿痛，手足麻木。三时醒，口干，心微跳，较昨减轻。食香蕉半个，饮冷水稍眠。六时醒，气体甚好。起床后不似前二日之头晕乏力。精神如常，心胸愉快。到菜园采花供铁瓶。食梨半个，吐渣。自昨日起，多写字，觉左腰痛。是日腹中累累作响，时流鼻涕，喉中肿闷尚未愈。午后待和尚念佛，静坐一小时，微觉



腰痛，不如前日之稳静。三时食梨半个，吐渣，食香蕉半个。午、晚饮米汤一盂。写字一百六十二。傍晚精神稍差，恶寒口渴，本定于后日起断食，改自明日起断食，奉神诏也。

断食期内，每日饮梨汁一个之分量，饮橘汁三个之分量，饮毕嗽口，又因信仰上每晨供生白米一粒，将眠，食香蕉半个。是日无大便，七时起床。是夜神经过敏甚剧，加以鼠声人鼾声，终夜未安眠。口甚干，后半夜腿痛稍轻，微觉肩痛。

六日，晴暖，晚半阴，五十六度。断食正期第一日。八时起床。三时醒，胸闷，饮冷水橘汁及梅茶一杯。八时起床，手足乏力，头微晕，执笔作字殊乏力，精神不如昨日。八时半饮梅茶一杯。脑力渐衰，眼手不灵，写日记时有误字，多遗忘。九时半后精神稍可。十时后精神甚佳，口渴已愈。数日来喉中肿烂亦愈。今日到大殿去二次，计上下廿四级石阶四次，已觉足乏力，为以前所无。是日共饮梨汁一个橘汁二个。傍晚精神不衰，较胜昨日，但足乏力耳。仍时流鼻涕，晚间精神尤佳。是日不觉如何饥饿，晚有便意，仅放屁数个，仍无便。是夜能安眠，前半夜尤稳安舒泰。眼前以棉花塞耳，并诵神人合一之旨。夜间腿痛已愈，但左肩微痛。七时就床，梦变为丰颜之少年，自谓系断食之故。

七日，阴复晴，夜大风，五十四度。断食正期第二日。六时半起床。四时醒，心跳微作即愈，较前二日减轻。饮冷水甚多。六时半即起床，因是日头晕已减轻，精神较昨日为佳，且天气甚暖故早起床也。起床后饮橘汁一枚。范览《释迦如来应化事迹图》。八时后精神不振，打呵欠，微寒，流鼻涕，但起立行动如常，午后身体寒益甚，拥被稍息。想出食物数种，他日试为之：炒饼、饼汤、虾仁豆腐、虾仁面片、十锦丝、咸胡瓜。三时起床，冷已愈，足力比昨日稍健。是日无大便，饮冷水较多。前半夜肩稍痛，需左右屡屡互易，后半夜已愈。

八日，阴，大风，寒，午后时露日光，五十度。断食正期第三日。十时起床。五时醒，气体甚佳，如前数日之心跳头晕等皆无。因天寒大风，故起床较迟。起床后精神甚佳，手足有力，到院内散步。四时半就床，午后益寒，因早就床。是日食欲稍动，有时觉饿，并默想各种食物之种类及其滋味。是夜安眠，足关节稍痛。

九日，晴，寒，风，午后阴，四十八度。断食正期第四日。八时半起床，四时醒，气体极佳，与常日无异，起床后精神如常，手足有力，朝日照入，心目豁爽。小便后尿管微痛，因饮水太多之故。自今日始不饮梨橘汁，改饮盐梅茶二杯。午后因饮水过多，胸中苦闷。是日午前精神最佳，写字八十四，到菜圃散步。午后寒，一时拥被稍息。三时起床，室内运动。是日不感饥饿。因天寒，五时半就床。

十日，阴，寒，四十七度。断食正期第五日，十时半起床。四时半醒，气体精神与昨同。起床后精神至佳。是日因寒故起床较迟。今日加饮盐汤一小杯，十一时杨刘二君来谈至欢。因寒四时就床。是日写字半页。近日神经过敏已稍愈，故夜间较能安眠，但因昨日饮水过多伤胃，胃时苦闷，今日饮水较少。

十一日，阴寒、夕晴，四十七度。断食正期第六日。九时半起床，四时半醒，



## 李叔同的后半生

气体与昨同。夜间右足微痛，又胃部终不舒畅。是日口干，因寒起床稍迟，饮盐汤半杯，饮梨汁。夕晴，心目豁爽。写字百三十八，坐檐下曝日，四时就床，因寒早就床。是晚感谢神恩，誓必皈依，致福基书。

十二日，晨阴，大雾、寒，午后晴，四十八度。断食正期第七日。十一时起床。四时半醒，气体与作同，足痛已愈，胃部已舒畅，口干，因寒不敢起床。十一时福基遣人送棉衣来，乃披衣起。饮梨汁及盐汤、橘汁。午后精神甚佳，耳目聪明，头脑爽快，胜于前数日。到菜圃散步，写字五十四。自昨日始，腹部有变动，微有便意。又有时稍感饥饿。是日饮水甚少。晚晴甚佳，四时半就床。

十三日，晨半晴阴、后晴和，夕风，五十四度。断食后期第一日，八时半起床。气体与昨同，晨饮淡米汤二盂，不知其味，屢有便意，口干后愈。饮梨汁橘汁，十一时饮浓米汤一盂，食梅干一个，不知其味，十时服泻油少许，十时半大便一次甚多，便色红，便时腹微痛，便后渐觉身体疲弱，手足无力。午后勉强到菜圃一次，是日不饮冷水。午前写字五十四。是日身体疲倦甚剧，断食正期未尝如是。胃口未开，不感饥饿，尤不愿饮米汤，是夕勉饮一盂，不能再多饮。

十四日，晴，午前风，五十度。断食后期第二日。七时半起床。气体与昨同。夜间较能安眠。五时饮米汤一盂，口干，起床后精神较昨佳。大便轻泻一次，又饮米汤一盂，饮橘汁，食苹果半枚。是日因米汤梅干与胃口不合，于十时饮薄藕粉一盂，炒米糕二片，极觉味美，精神亦骤佳。精神复元，是日极愉快满足。一时饮薄藕粉一盂，米糕一片。写字三百八十四。腰腕稍痛，暗记诵《神乐歌序章》。四时食稀粥一盂，咸蛋半个，梅干一个。是日不感十分饥饿，如是已甚满足。五时半就床。

十五日，晴，四十九度。断食后期第三日。七时起床。夜间渐能眠，气体无异平时。拥衾饮茶一杯，食米糕三片。早食藕粉米糕，午前到佛堂菜圃散步，写字八十四。午食粥二盂，食梨一个，橘二个。敬抄《御神乐歌》二页，暗记一、二、三下目。晚饮粥二盂，青菜咸蛋，少许梅干。晚食粥后，又食米糕饮茶，未能调和，胃不合，终夜屡打嗝儿，腹鸣。是日无大便，七时就床。

十六日，晴，四十九度。断食后期第四日。七时半起床。晨饮红茶一杯，食藕粉、芋。午食薄粥三盂，青菜、芋大半碗，极美，有生以来不知菜芋之味如是也。食橘、苹果，晚食与午同。是日午后出山门散步，诵《神乐歌》，甚愉快。入山以来，此可愉快之第一日矣。敬抄《神乐歌》七页，暗记诵四、五下目。晚食后食烟一服（抽烟一支），七时半就床，夜眠较迟，胃甚安。是日无大便。

十七日，晴暖，五十二度。断食后期第五日。七时起床。夜间似不能多眠，晨饮泻油少量。晨餐浓粥一盂，芋五个，仍不足，再食米糕三片，藕粉一盂。九时半大便一次，极畅快。到菜圃诵《御神乐歌》。中膳，米饮一盂，粥二盂，油炸豆腐一碗。本寺例初一、十五始食豆腐，今日特因僧人某死，葬资有馀，故以之购食豆腐。午前后到山门外散步二次。拟定出山后剃须。闻玉采萝卜来，食之至甘。晚



膳粥三盂，豆腐青菜一盂，极美。今日抄《御神乐歌》五枚（页），暗记诵六下目。作书寄普慈。是日大便后愉快，晚膳后尤愉快。坐檐下久。拟定今后更名欣，字傲同。七时半就床。

十八日，阴，微雨，四十九度。断食后期最后一日，五时半起床。夜间酣眠八小时，甚畅快。入山以来未之有也。是晨早起，因欲食寺中早粥。起床后大便一次甚畅。六时半食浓粥三盂、豆腐青菜一盂，胃甚涨。坐菜圃小屋诵《神乐歌》，今日暗记七下目，敬抄《神乐歌》八枚。午，食饭二盂，豆腐青菜一盂，胃涨大，食烟一眼（吸烟一支）。午后到山中散步，足力极健。采干花草数枝，松子数个。晚食浓粥二盂，青菜半盂，仅食此不敢再多，恐胃胀也。餐后胸中极感愉快。灯下写字五十四，转订断食中字课，七时半就床。

十九日，阴，微雨，四时半起床。午后一时出山归校。嘱托闻玉事件：晚饭菜、橘子、做衣服附袖头，廿二要：轿子油布，轿夫选择，新蚊帐，夜壶。自己事件：写真（摄影、拍照）、付饭钱，致普慈信。

（《断食日志》终）

这《断食日志》应该是李叔同本人较重视的。至少是为了亲身断食做一较详记录，亦可为后之断食者做借鉴。它的头一个读者看来是夏丏尊，而夏丏尊并无正面直接的记载，但至少李叔同是把断食经过与夏丏尊口头谈起过的。据说这本《断食日志》后来交给了他的同事堵申甫居士。封面上盖有“李息翁章”的印记。事隔三十余载，到了1947年，始由陈鹤卿居士誊清，发表于上海《觉有情》杂志第七卷十一、十二期上。现在这杂志已很难找到，甚至鲜为人知了。幸有林子青先生在编《弘一法师年谱》时，将它作为注释，全文抄录了，遂使世人多能读到它。

《日志》中颇杂入日文词汇，如“胡瓜”、“吸物”、“刺身”、“番茶”、“写真”、“楊子”、“齿磨”等等，已随文注释，兹不赘。文中所用词汇亦颇可玩味与推敲，便如“打嗝”一词，三日《日志》中写作“打嗝笃”，而四日《日志》中则写作“打嗝儿”。前者当系江浙一带方言，而后者则是北方话，天津方面亦复如是。可见李叔同在记日志时是信手写来，既不推敲，更不得加修饰，所以也更显示出它的真实性与可靠性。其中更富真实思想的流露，例如：十六日，在记了“是日午后出山门散步，诵《神乐歌》，甚愉快”之后，特地补充了一句：“入山以来，此为愉快之第一日矣。”此中是否透露出，此前始终不愉快呢？！抑或在未能顺利通过断食之前的若干紧张情绪呢？

闻玉是浙江一师专门照顾李叔同老师的工友。就在一张断食后下山所摄的照片的右上角上，即题有“李叔同先生断食后之像，侍子闻玉敬题”等字样。看来是李叔同特地赠予闻玉，而闻玉对之肃然起敬，恭恭敬敬题写存念的。试想：一九一六年丙辰十一月三十日，闻玉遵命，挑着挑儿，一头放着李叔同老师的被褥书籍及生活用品，一头挑着马桶与夜壶之类，由浙江一师出来，先行向郊外的虎跑寺送去，并为老师打扫住房，安排生活，心中必然在祝颂着老师此次断食的成功，一片虔敬之心油然而生，一路上山色湖光尽收眼底，而



## 李叔同的后半生

心中似不为所动，只想着如何能照顾好老师的起居，……这是怎样的一幅山水画啊！

《日志》中十一、十二日两度提到的这位福基，据林子青推测，也许就是李叔同日籍夫人的名字。而笔者认为似不可能。首先，当时日籍夫人住在上海，怎么可能第一天去信，第二天上午十一时就把棉衣送了来呢？看来信是让闻玉送去的，地点应该同在杭州，最大可能还就是在浙江一师。这位福基不是李叔同的同事，就该是另一位委托他保管东西的工友，所以才能在第二天一早就将所需棉衣及时送来，以解御寒之危需。

从这本《断食日志》中，不难看出：李叔同毅力之高强，想做的事就一定要彻底做到。看来在这次行动之先，自己也并无一定的把握，连日枵腹忍饥，到底能不能挺过来？

而在此过程中，还真是不那么愉快的，全凭了他的毅力与决心，终于真正完成了这次断食。难怪精神复元之后会“极愉快满足”；到了断食后期最后一天的晚餐后，他会有“胸中极感愉快”的感受。

李叔同在皈依佛门之前，曾一度信过日本天理教。这是他娶了日籍夫人之后受了夫人的影响。据日本学者滨一卫的考证，李夫人回到日本以后，正式成了天理教的信徒。

天理教是日本宗教神道（今称新兴宗教）之一派。这教的教祖是中山美伎（1798—1887），她是大和国（今奈良县）山边郡朝和村三味田的前川半七的长女，嫁给了庄屋敷村的中山善兵卫，因名中山美伎。1838年10月23日，为其患病长子祈祷时，自称是“真神”降临，要她传达神意，解救世人，后来天理教即定10月23日为创教纪念日。中山美伎籍咒术神符来为人治病助产，并与家人一起传播“天理王命”，因此这宗教神道之一派，便被称为天理教。“天理王命”是天理教信仰中心十个神的总称，也称作“父母神”。它的教义认为世界和人类是父母神所创造的；人必须认识神的恩惠，愉快地从事日常的神圣劳动，彼此合作，相互亲爱，消除前生恶业，实现康乐世界。

天理教的主要经典之一，就是李叔同在断食过程中所抄过并诵唱的《神乐歌》，它是信徒在从事修行活动时诵唱的“神歌”，全称为《御神乐歌》，另外还有《御笔先》，它是记载“神示”的1711首和歌；以及《御指图》，即中山美伎等人的言论集。天理教以继承教祖血统的“真柱”为最高领导人，教会本部就设在中山美伎故里奈良天理市，盛行说教及文书宣传。天理教的总部还发行有《天理时报》等五种报刊。它还有一整套的教育文化设施：从幼儿园直到男女中学、天理大学一系列教育机构以及图书馆、博物馆、医院、出版社、研究所等等都有，甚至还有专门培养教会人员的专门学校。天理教的信徒，以农民、商人、职员、

一九一〇年装扮日本军官留影。







家庭妇女等社会中下层群众为多。所以李叔同的日本夫人本信天理教，并且让李叔同一度也信了该教，直到上虎跑，打开皈依佛门之路去断食的过程中，还不时在抄《御神乐歌》，诵唱《神乐歌》，便也都不足为怪了。

后来弘一法师在《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》一文中这样写道：

“到了民国五年的夏天，我因为看到日本杂志中有说及关于断食方法的，谓断食可以治疗各种疾病。当时我就起了一种好奇心，想来断食一下。因为我那个时候患有精神衰落(弱)症，若实行断食后，或者可以痊愈亦未可知。要行断食时，须于寒冷的季候方宜。所以，我便预定十一月来作断食的时间。至于断食的地点呢？总须先想一想，总要有个很安静的地方才好。当时我就和西泠印社的叶品三来商量。他说，西湖附近的地方，有所虎跑寺可作断食的地点，丁辅之是虎跑的大护法，可以请他去说一说。于是便请丁辅之代为介绍。到了十一月的时候，我还不曾亲自到过。于是我便托人到虎跑寺那边去走一趟，看看在哪一间房里住好。回来后他说在方丈楼下的地方倒很幽静的。因为那边房子很多，平常时候都是关起来的。在方丈楼上只有一位出家人住着。等到十一月底我到了虎跑寺，就住在方丈楼下的那间屋子里。

“我常常看见一位出家人在我窗前经过，就是住在楼上的那一位。我看到他十分的欢喜。因此时常和他谈话，同时他也拿佛经来给我看。……看到他们那种生活我很喜欢，而且羡慕起来了。我在那边虽然只住了半个多月，但心里却十分愉快，而且对于他们所吃的菜蔬更喜欢吃。回到学校里，我就请佣人照他们那样的菜煮来吃。这一次，我到虎跑寺去断食，可以说是我出家的近因了。”

由此看来，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想治他的神经衰弱症。以此来与《断食日志》的记载来相互印证，在全过程中，他晚间的睡眠多数欠佳，不是被老鼠声闹醒，就是被人的鼾声或楼上的脚步声所闹醒，……看来神经衰弱症确实不轻。而到了断食后期的第一天即出现了“夜间酣眠八小时”的记载，并称之为“甚畅快，入山以来未之有也。”而由此最初目的却导出他正式皈依佛门的最后结果，这也确是他始料所未及的。

事物似乎都有其一定的偶然性与必然性。诚如夏丐尊在《弘一法师之出家》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，要是没有拿日文杂志去给李叔同看，或许也就没有断食之事；要是夏丐尊不说“这样做居士究竟不彻底，索性做了和尚，倒爽快！”或许李叔同也就不一定出家了。